

在那之後，男孩成了她的徒弟。

她直白的告訴他，弱小的人用蠻力贏不了，所以只能靠頭腦。

他們老早學會了逃跑，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糧食還有創造機會的手段。

他從有記憶開始便沒吃過什麼像樣的食物，有得吃就不錯了，何況挑剔？

某方面來說或許自己是真的很像老鼠吧，尤其是見不得光的生存方式。

總之他還是活到現在了，而且還遇到了她，被她所救。

她教了他如何偽裝，把黑暗的毒包裝進甜美的糖衣裡，將異味利用味覺的麻痺與香料融合。

「在這裡生存，少不了欺騙。」她蹲著平視表情或許透出了那麼一絲不甘願的他，「這不可恥，只是為了生存的必要手段。」

「可……」他張嘴，使勁全力，卻也只發出短短的音節。

又來了，想說的話總是哽在喉嚨，吞不下也吐不出。

鬱卒的閉上嘴，男孩只能悶悶不樂的盯著自己細瘦的腳趾頭看。

「……唉。」少女拿他沒辦法，只嘆了一口氣，挨著他坐下。

「你等著，總有一天我們一定要一起離開這種鬼地方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刺骨寒風打向兩人的身軀，他們微微顫抖，卻沒什麼太大的反應。

他覺得很冷，但是這種程度的寒意他早習以為常。